

元遺山先生全集

下
函
函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

序引 銘 贊

頌 書 疏

雜體 上 梁文

青詞 祭文

題跋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甯永甯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甯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卽被賞

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於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
文史以詩爲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略也今觀其詩永
甯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厓草有芽竹梢殘雪墮冰花號空
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
擾漫思家煙邨寂寞無人語獨倚寒藤數暮鴉其落筆不
凡類如此及來內鄉嘗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
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歎
以爲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爲行
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
氣古澹陽厓回抱綠莎盈尺臘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

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
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汊流之句亦自以
爲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
頽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淒迷綠
簷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
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塗
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搔白首遠目過
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
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綠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黏蝸
艱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

聲憶永甯舊游寄魏內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
簇春紅獨腳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
前邨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
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謠四首清明日陪
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
山絕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內相文獻楊公有
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
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
人資稟樂易恬於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
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

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
長趙張三王鉤距之吏奮髯抵几書書俊快保其羞而不
爲至於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
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
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橋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
覺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
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願雖齋志下泉
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

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
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
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閒頭
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
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
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
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
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
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
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

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
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
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
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
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至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
之如是邪蓋秦以前民俗醕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
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
肆口而成適足以污簡牘尙可辱采詩官之求取邪故文
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

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咏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旣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祕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澀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半山翁語

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
至蹇澀惟作詩極艱苦悲吟絜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
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釁百出輒復悲吟絜
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
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
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
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
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
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
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

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泝石樓厯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澗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邪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菴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

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
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淡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
嘗以蔬筍氣少之邪木菴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
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
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
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子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
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
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
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
云愛君山堂句淡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

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說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身花滿人閒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子爲之擊節稱歎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菴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崧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遊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窠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

骨子謂閑閑雖不序木菴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子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子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彫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概子亦以家謀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甯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謀乃於河南諸房

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攷也蓋之兄
嘗命子脩千秋錄雖略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尙多而未暇
也歲甲午羈管聊城蓋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
限姪搏俘繫之平陽存亾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
皆尙幼未可告語子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
使一日顛仆於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
承三公餘烈賢雋輩出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阜
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邪乃手
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
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

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
言語動作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
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作詩今四十年矣十八先
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於世
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
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友
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閒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
爲吾子孫所知何負於天地鬼神而至然邪故以行年雜
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
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身

師將有東狩之役言於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
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
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
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
亾可奈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邪故以先朝雜事附
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
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違吾此言非元氏
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

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豫秋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邪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邪將靳固一命躡躡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邪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充賦之多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沈涵酒閒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閒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閒二三君多秦人與予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淡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

之勝概攷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
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
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
高貲華屋皆眾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
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
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邪行矣諸
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剡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
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接時則莫春三月人則楚囚

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季子之百金行盡釋射鉤之怨雖

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魂徒有九招而九散

沈云鄉云東南水國

腸一斷而一連西北鄉關魂九招而九散

見銅駝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

懷昔怒焉如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
橫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
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衍聖孔公賦詩贈
別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閒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
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鶴書特徵

與鳳尾諾之所招致眎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
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來傳北上聲光四馳
歡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鼎盛卓然以問學爲業真積力
久故胸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
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案百數萬
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異之科古所謂立談
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致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
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
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
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

俗之媿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
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糜羔雁而徹玄纁
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爲尤難蓋義
則古今之體同而情則天淵之路絕逢干之游未遠伊管
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撻鱗之怒況乎裹糧
三月被髮九閩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
冤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
曳裾之遊使者牽車太官捫酒主好善而忘勢士見義而
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
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豈

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徑乎諺有之見
卵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椎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
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
爲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
阻以絕澗蔭以深樾重岡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
噴薄殷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
室閒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閒物巖花錯繡羣鶯
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輞川之

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
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
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揚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田
乃爲元龍所諱尊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
囂湫而樂閒曠卽須我友天與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
洛之名謳自獻談謔閒作塊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
芹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
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
不有蘭亭絕唱留故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
多矣五言古詩任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

某爲之序諸公可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琅邪覺皆法兄弟共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
世得玄冥顛禪師琅邪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玄
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甯絕嗣而不傳虛明急於接納故
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加慈雲海清涼相羅漢汴與法
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

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
予求書屏山所作銘於禮部閑閑公公初以目疾爲辭予
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作
塔於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
橫說豎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
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
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
法師當爲予說而予不當爲師說故略以數語遺之太原
元某引

曷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
弟萬壽髡和尚頌古百則語諉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
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
老皆謂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
平時已有染衣學士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
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髡於是中猶爲上首其
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予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
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髡
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予亦嘗贈嵩山雋侍者
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髡和尚添花

錦歟切玉刀歟子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
冰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閒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
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
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
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
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贊
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
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閒明之捐千

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其學如傷寒氣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

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淡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沈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

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
邪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
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
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
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明
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
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醫暴生
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醫從下而上病從
陽明來也緣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邪乃就畫
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醫色同矣肺腎

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

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澁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蜊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

子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乃以
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
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寶惜
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錄予所
親驗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且告之
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
官無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面
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於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
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
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壬遁風角
烏占俱號精備軍旅問病患瘡瘁爲之投劑救療旣廣遂
爲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薺桂之下好
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效者必來告之歲月旣久浸成
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
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
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

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於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埽千軍之勇果非樂於戰鬥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七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
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
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棗漆殷皿一線著怪迹殷土膚敏世載德天
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堯屈軼屈之版恃氣不屈衣冠
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

指月一作
作糜臺

妖蛇區區辱吾擊

正以痛快與泚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爲吾道惜屬
君金匱祕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

良佐鏡銘

鄆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月之光天下大明
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闕行博大之義寓焉丙戌
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
衍之以爲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
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
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時之金金城之工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者而觀

之不過爲櫛縱巾幌几杖盤盂閒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
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
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須眉
之不燭妍媸之不別與亾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
與亾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
而不得比一物巾幌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
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爲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
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啞啞規以自藏

物不我假智如挈餅靜如持城其中鏗鎡萬物震驚酒見
於面病見於脈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
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爲辱我
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斃
無弦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
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弦弦會當具尙因正聲
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馭歷中外餘三十年
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
無失候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
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
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醲四體以充孰不秉彝
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闕聰誠有囂囂者存洵憂
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祇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

必東遼海管甯鹿門龐翁幽蘭淡林穆如清風雖心逸日
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強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
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癩舌啞一時無眼禪匡牀兀坐差獨賢恩
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
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騅駟渺翩翩

仲甯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
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
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太古堂銘

廣甯全道太古真人甯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甯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甯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淡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

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
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
標枝穴居野處日暮見之彼僚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
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邪

皇極道院銘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
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揆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真積
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爲餘刃耳道風旣扇旌車
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鎮陽行
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

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彝有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其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俛其撻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斂而錫咨而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敷中由權執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寶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爲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譚公舊隱之跡

在焉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譚公之
故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黥中獨以性
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爲調護之旣
久轉將領貲產亦厚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
意卽棄家入道其子追及於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
移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卽仙翁積年避壬辰之
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環堵於韓城而居之道俗歸
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卽譚所居而奉之今
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
長真爲得人矣幸吾子爲之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

矣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爲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
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
神糟粕之可醕卽色而實相卽空而法身孰矣而孰真吾
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
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
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

惟鸚爾味惟鳳篝火縑縷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
之奉彼金樅而后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覘之用割烹是
謂食費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而於漢陰之
抱甕

小紫玉池覘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覘三井此而四出中祕歸元氏
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

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於手檜爲難其得
於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迺百拜而
爲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
焉形所寓焉斂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爲甘棠之賢邪
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
精何年貫此石非母非青非瑑刻立龜導前鶴後翼飄然
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尙爲斯民開壽域

宣政聞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人星
像紫府竹璟爲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
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亾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
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己亥正月子見之濟瀆祠歎州里
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爲贊以補之且
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眞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
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閒蓋不
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

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爲不忝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
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
佩玉舒徐見於丹青英風凜如古之所謂巫紳正笏不動
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絕業斂避
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厓岸
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溼之謂定不汙泥滓之
謂清藹然粹溫見於丹青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鳳衰無

周龍移啟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歎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興定初某始以詩文見故禮部閑閑公公若以爲可教爲延譽諸公閒又五年乃得以科第出公之門公又謂當有所成就也力爲挽之獎借過稱旁有不平者宰相師仲安班列中倡言謂公與楊禮部之美雷御史希顏李內翰欽叔爲元氏黨人公不之卹也正大甲申諸公貢某詞科公爲監試官以例不赴院宿一日坐禮曹欽叔從外至誦某秦王厥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公頗爲聳動願坐客陳司諫正叔言人言我黨元子誠黨之邪公之篤於自信蓋如

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權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
獨銜及楊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
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
此顧雖愛我甯欲爲利祿計欲使之亟進得以升斗活妻
子邪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兀兀近五十而
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爲公寫
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
事之公初不以利祿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於門
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

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回公之川將私其私
邪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絕弦千載一人猶以
旦暮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漣顏如渥丹
雙瞳炯焉彼粹而溫旣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又可
以髣髴其足音之蹙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邁門弟
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爲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
曰玄同子後從棲霞正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

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
雲俱東橫絕四海者亦何慕冥冥之鴻邪

寫真自贊

崧山
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萃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
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
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
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
卹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
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爲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籍在旁

介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儼則新兮司南通途及門而堂自致
身兮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兮所學所知效之所天
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
孰儒孰緇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
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立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譁孫龍田巴其書五車吾
知爲盜夸若夫自後而先絕素隱之累方外而內無多岐
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

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莅登封侯之來
前政適爲飛語所被羣小炤炤如焚絲如沸糜殆若不復
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
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卽召里胥鄉三
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寡眾里社之大小輸送之近遠
諦問詳審纖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貨逋賦以
寬流亾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斂一夫之役均配周及

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強責計以追
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遭田父野爨於途慰
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
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概侯之治仁心
以爲質不屑屑於法禁人有犯薄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
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濊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
夸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
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爲樂
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
者一切罷之民卽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

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滏陽簿卽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騰踵來惠而不鉏饑喙旣屢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斂孳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侃侃辭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恥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醲千室更生侯勸於郊民爾良苦治爾耒耜安而田畝輕家而逋孰爲汝所不奪汝時不急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趨辨爾種陸相爾菑畚區爾欲澗苗爾欲疏稂莠

既芟蝨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羨餘民拜侯教我敬我事
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
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暇時從侯於嬉有嘉者禾
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移秩蕭蕭馬鳴我侯於征侯無
愠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
予渴未濡蔽其泉流予暘未蘇徹其庇庥侯去不留云如
何憂中天之雲是陰下邑出而爲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
與雲偕來引領南東願瞻裴回嵩丘盤盤潁水潏潏我侯
之思其有旣哉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書

寄中書耶律公書

癸巳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相
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
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
經造功業考定制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
所敢與聞獨有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
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

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攷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交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榱桷豫章節目礪阿萬牛挽致之材豫爲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榱桷楔楹杙蕘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廷州從之時輩如平陽

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臨淄人李浩秦人張
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
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
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
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
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李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
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
杜仁傑沼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
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句龍瀛東勝程思溫及
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

天民之秀存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

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
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
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之
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
不甯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間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
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
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
二十三日忽得足痿症賴醫者急救之僅免偏廢今臂痛

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妒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實錄一件只消親去順天府一遭破三數月功披節每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亾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溢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荅中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甯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卽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貲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藹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荅聰上人書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
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
之心耳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
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李欽叔麻
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
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
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學古詩一言半辭
傳在人口遂以爲專門之業今四十年矣見之之多積之
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

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贋攷古今詩人之變有懸直而無
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
欽用李長源輩數人每示之一篇便能得人致力處自諸
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
自幸宜如何哉上人天資高內學富其筆勢縱橫固已出
時人畦畛之外惟前輩諸公論議或未飽聞而鑿道之耳
古人有言不見異人必得異書可爲萬世學者指南可終
身守之此僕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
潔本年閒得斷手卽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遠
書不盡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荅大用萬戶書

二通

某頓首啟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之厚內省衰謬無以當之耳卽日伏惟起居萬福孫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也胥門舊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爲候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啟

某頓首辱書知賢昆季雅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卽日伏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百許日僅得勿藥卽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日諸餘張堉能言之所需橫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記相見下筆

未晚敲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見聞錄中時暑
強學爲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邁有教無類作人之效可徵言念

吾州久崇廟學傅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傅守名慎微字機先要

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守名介字伯升極地位之高明副師

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雙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

學在九龍岡最上絃歌絕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

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國鎮國初狀元郡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

所作名孝錫字
仲純徐州人

不圖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歎顧慙小己
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
發頌齊宣由稷下巫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
政況乃玄壇並峙佛屋載新開檀施於奔馳戰斂之場化
金碧於顧盼嘖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
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
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
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爲本庵欲創聖位以爲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

宏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
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伊始宜
助藉之相先凡我同人幸垂一諾謹疏戊申六月日遺山
老人疏

請太一宮提點李大師住天封疏

太室兼衡霍之秀天封維仙聖所廬劔飛而古柏仍存石
潤而仙蒲未老孰爲真隱再鳴玄風揚潘馬之徽音續譚
劉之正脈李公大師源分渦水名動漠庭靜一得精微之
傳沖退爲衰薄之鎮惟望拜之祠既舉而司真之治方虛
敢因黃鶴之書敬促青牛之駕璧門金闕瞻星漢以非遙

立都石壇伋嵩呼之復振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興國院改律爲禪請住持疏二首

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
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振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
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

公案集公清風市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覬之鈴鎚自得壽

甯之衣鉢

僧嗣壽甯月

光明既露難擬蓋藏賓主相諳共爲推

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暫從華表之游盡革青氈之舊法
筵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南山之壽善哉行
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田
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魚粗
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閒幸我賢侯特紆渙眷謂扛
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概空孤變遷旣異於古今授
受甯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出當家終亦
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旃檀何暇更求
他木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圈繩穿透向上諸人
鼻孔林開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旣爲大事因緣化身
合與末法眾生援手自教自禪之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
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高提正令行十三八倍之

權永爲皇家延百億萬年之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要
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雍容
閒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去國而
不歸蓬藿一丘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之救豈徒
哀無賙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冢地何如溫序
之鄉閭汴上麥船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爲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合從利在同盟而敵於不相統一有連雞不俱棲之勢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恐三子者不爲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柳行

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閒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
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
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
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
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
也的也四者相爲一的雖蝨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爲不中
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爲
一身不暇騎騎不暇殼殼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
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願
嘗學焉敢請外廐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

許願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汝手吾安
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爲之者無
所知知之者無以爲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歎也作射
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醕聖教
難爲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予三十
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傳生祈
仙山寺中蘇晉降爲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偽無一真中
有羲黃醕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

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爲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予前身歟抑嘗見予詩竊以爲己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予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旣以予詩爲渠所作故予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小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爲惡月端午爲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當然

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
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
事名之曰高戶而乞字於余子以爲五月生子往往富貴
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
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
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
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
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
甚脩遭離世故又抑不能舉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
家之子遺之也高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

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鑪
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錄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度
使衡所著千秋錄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契始
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殷後爲
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唐詳見於
家牒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平殷高宗冢
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天平節鉞子羽
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宗聞其有禮學擢

爲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尙書子暄暄之子處讓
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爲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
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
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
九十四詳見譜牒蓋自司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
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商氏逮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
捷淳化三年孫何勝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
宗傳宗同宗弼宗旦宗奭宗昱宗傳宗弼宗旦三子登科
宗傳咸平三年陳堯咨勝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絕不知
所終宗弼大中祥符五年徐奭勝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

仁宗朝時譽藹然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
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爲
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傳
佑佺佻倚備傳佺四子登科卽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
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榜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
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卞氏生四子伊灝佺佻詳見墓誌
長子伊伊子謙倚元豐五年黃裳榜第一甲第三人擢第
初任太原教授太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
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榜擢第三子穆之伯之
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榜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

子直講終於光祿寺丞出知虢州未陽縣事亦足以知當
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
恭人詳見墓誌卽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
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核嘉祐四年劉輝
榜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
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甯九年徐
鐸榜擢第終於承議郎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
娶蕭氏四子因圉村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黃裳榜擢
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乂元祐六年馬
涓榜擢第張君向辟爲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

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卽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岡冊丹甬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年李易勝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檄文商文學素勤學古可使入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卽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默點勳黯默後改名休復字子參風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汴梁娶江氏卽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正先生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何昌言勝擢第終於通仕郎開德府臨河縣令三子大有大聲大臨

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
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驥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
解危滄州奏補拱轉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
二卽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
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
之交生二子驥騃皆蚤世甬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
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
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
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
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

太夫人三子仲曰道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衍
字信叔穎悟蚤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
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
崇慶二年黃裳榜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
能換鄒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飢民無所於糴公
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眾夏六月地
震城郭摧圮夏人乘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
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
尙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攷再滿授戶部主
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鄜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豫

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邠國被召乃敢進見宗
室帥慶山奴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
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決杖八
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尙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
親舊干豫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
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
若臣言溫果可罪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
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使未
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益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
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同知昌武軍節度

使事丞相完顏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凍不能戰主帥兀典棄眾降敵公爲北軍所得令去巾公曠目大噓曰汝欲脅從我邪我終不能降回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亾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

耳遂拔佩刀自剄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濮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日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琬璘璿瑋皆業進士瑋璵瑄及女孫二人尙幼初河閒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陞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真以尙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致之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

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無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勛國公問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

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昧可吏部尙書宣和內府物也已

皆晦道堂題
詠備在家錄

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

興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
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
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
興祖尙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厲巖甫同知臨洮府事
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尙書右丞汶水賈守謙
益之諫議大夫滹南許古道真戶部尙書權參知政事臺
山楊慥叔玉尙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
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尙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

書札詩篇

在家錄

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

知外縣懷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爲時賢所推重如此尙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爲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閒從濫觴之微涓涓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眾川儲蓄淵渟盡洞泆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迅雷泄雲雨而涵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回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本者必如是耳今孟卿館嚴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

之敬海內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石秀發生長
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燬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
福祿方來他日羔雁成羣極人閒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
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
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牋稷六鶴最爲
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
綠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
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

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
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河舉
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
子文選之等尙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
塵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其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
女兒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
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
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
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亾其
綴緝裘褶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卻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
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
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
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
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立之愛玩王涯
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
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鄙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
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
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
一物邪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

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
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
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
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渺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
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
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
於世邪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
原房某引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四十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互萬世而無
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
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勝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
之新基繫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
風以動之癡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闕宮之義以
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拋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
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齋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苾三萬丈
下弦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不
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廨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
官府之常緊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
新州一朝公廨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靡瞻依之
地簿書失局鑄之嚴加之儻直稍憊公移卽至度財計役
有司誠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識者亦爲之竊笑眷惟吾土
今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
大將之鼓旗樹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爲十萬
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遙陞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
如此

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亾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覲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丞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

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

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

存李昊之世脩趙王禪文何豫陸機之手迹文選謝平伊原內史表

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閒有無罪無辜之謗耿

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

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

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予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

三亦書中敘舉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

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敵

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

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

之一正

東臯子北山賦菊
花兩岸松聲一正

近桃花之三洞

子此別業與白
子西所居相近

東牆西壁無補拆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戶
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
以安常而處順老益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尙
媿奪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葦杜城南去天尺
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
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
耕穫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龕杖屨一遊無腳力會稽禹穴更須揆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閒道有少微星兩眼眵昏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鎌行時稼

長松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鎌
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爲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

曹子期吾

先友季鷹蚤思命駕

張緯文留滯燕京

起居飲食身爲無事之人伏

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閒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卵翼之
未終忽柩捲之永棄敢伸悃悞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
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
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暫榮之祿
百身無可贖之年涓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
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真廕土灰有望儻
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戴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恆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

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幅仰叩希夷

中謝

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遇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微勞之可錄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蹈畏塗之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撓任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追眷漢衷之有假尙後福之可徼載舉立科竊依真廕恭惟至公立德宏濟爲仁閔其翺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儻霑善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戶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菑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
悃悞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
撫氣質以奚堪戶封已迫於通侯子壻繼聯於鼎族滿盈
之極負乘是憂果罹瘞天之殃危失保家之長尙賴至仁
之宏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核立科竊依真廕自同草土
固所謝之莫知未卽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立科
切依真廕有相之道何知陰騭之私永建爾家尙覲曲成
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惶
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皿食一方膏潤千里靈
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
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旣雨而旱今
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
明則將疇訴乃涓吉日謹遣管內僧某道士某躬請靈湫
奉迎甘澤某卑職所限止於道左顛俟雲輿風馬尙辱臨
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粵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旣枯懸望此秋以紓
日夕沴氣所召百騰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
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魯公
中牟今爲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沈
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救敢殫志願神其
憫之

爲第四女配壻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某
謹以家奠敢昭告於顯曾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顯祖

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伯考贈
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顯考廣威
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八月爲第四
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興祖作壻家居龜筮叶吉今
正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尙饗

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奠
敢昭告於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釁蒙累貽禍庭闈龜
筮告期迫於襄事尙假殘息勉瀝血誠維先夫人系繇鼎
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管所擬於

古無慙維我嚴君蚤逢昌運仕非爲己義不及私家政所
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功實資內助謂
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眷相彼庶品資於坤
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圯藐是瑩獨託體何從創鉅痛深百
竇奚贖人皆有母今我獨無哀哀昊穹忍此荼毒終天一
慟五內崩離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
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淡山道人草

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表
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
有蘊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
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人宇文太學叔
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涇州彥高高待制子
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
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李宏王都句清卿許司諫道眞爲
一時龐許且置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
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
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

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
夜惜也歲甲午三月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昨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
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祕十分之二客至相
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祕皆纖悉
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
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

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

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耶

九歌遺音易西山蘊東山蒼檜

千章竹萬竿嶺頭雲自閒杏花殘欲春闌立玉峰前水
一灣鷗飛落照閒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爲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磨虎兇齒如何
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
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爲一窖塵誰
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閒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
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勸諸己
閑閑公此詩爲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
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
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爲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

邪行有違邪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邪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唱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況工妙如此邪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尙計少作邪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
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
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
有能辨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
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
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
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
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邪可以發一笑也閏月

十八日書

其持意豈亦與外書相背以爲一笑也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
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弦琴者
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
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淡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
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
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太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
而其字畫與明昌詞人龍巖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
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
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
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
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啞面周
廟貴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
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閒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號
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

何其幸邪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青氈其寶祕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爲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謀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閒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

一債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爲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某斂衽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爲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括地以爲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旣不聽卽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

何則追述先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齋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丈顯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

太原張公佐山閒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
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
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
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
秋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爲書之此翁
定襄人童卯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立學吾夫子謂人之
生也直者於茲見之子恐後人閱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
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立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
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
矣此詩予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
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
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
之書予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
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
人書盤谷序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
生昆弟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
後唯予家有之然則予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
邪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跋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巖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
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
故如出兩手耳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
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爲樂府絕唱
閑閑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
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
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閑閑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

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眞所畫門生元某書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四十終